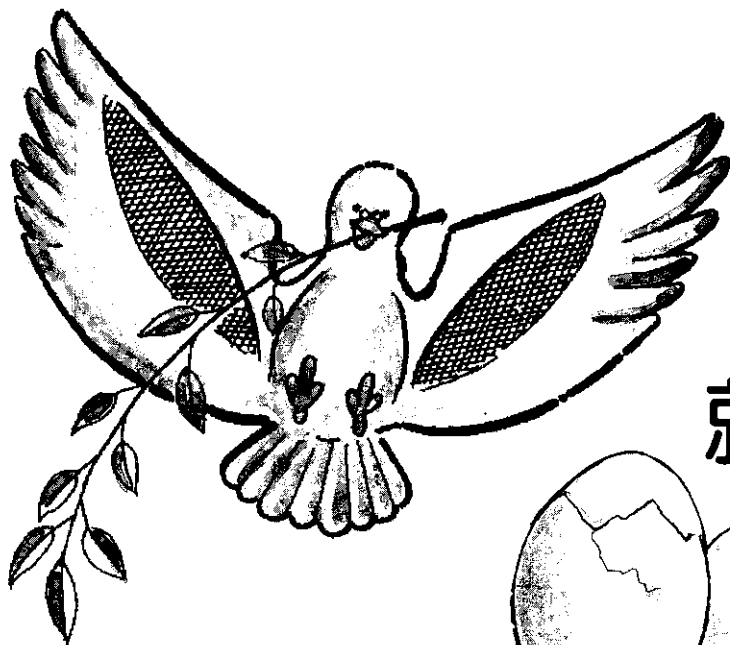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愛牠； 就給牠自由

文／李玉屏

圖／鄭聆

好多年前，我喜歡養鳥。

我的家像個鳥園。屋簷下，有幾窩麻雀。每天清晨，天還是灰朦朦的，魚肚色，吱吱喳喳的鳥聲，已在催我早起。其中幾隻麻雀，特別有趣，每當我放起音樂，在書房看書寫稿時，牠們就飛到窗外樹梢上，靜默聆聽，與我共享優美的旋律。此外，屋簷下還有好幾處燕子的家，呢喃傳語，頗富情趣。牠們是我的朋友，愛來就來，要走就走，牠們自由自在。

二樓的洋台上，還有鳥籠，籠裡養了幾隻畫眉，鳴聲高亢，清脆嘹

亮。有位好友，以為我愛鳥，特地送來四隻泰國品種的兩咕咕。咕咕的聲音，時而獨鳴，時而合唱。獨鳴時哀怨婉轉，像在細訴衷情，合唱時慷慨激昂，像是雄壯的進行曲。

四隻兩咕咕中，有三隻是銀褐色，全身錦繡，斑紋玲瓏，頸後有黑色蠅紋，像是戴著一串黑珍珠的項鍊。另一隻則是全身純白，白得發光，像是皎潔的月亮。我們給牠們取了個好聽的名字——三星伴月，全白的就叫月姑娘。

月姑娘是隻優雅，還有些傲氣的「小姐」。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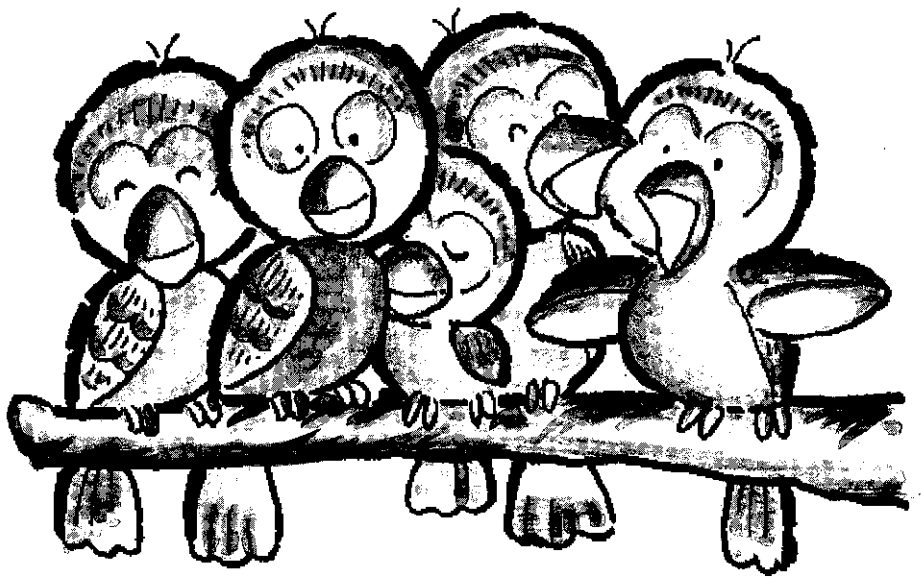
天₁早₂晨₃，我₄把₅鳥₆籠₇的₈布₉簾₁₀拉₁₁開₁₂，清₁₃理₁₄鳥₁₅窩₁₆，再₁₇補₁₈充₁₉些₂₀飼₂₁料₂₂和₂₃飲₂₄水₂₅。這₂₆時₂₇候₂₈，三₂₉隻₃₀公₃₁鳥₃₂會₃₃大₃₄聲₃₅叫₃₆嚷₃₇地₃₈飛₃₉上₄₀飛₄₁下₄₂，而₄₃月₄₄姑₄₅娘₄₆總₄₇是₄₈靜₄₉靜₅₀地₅₁站₅₂在₅₃一₅₄旁₅₅，閃₅₆動₅₇著₅₈一₅₉雙₆₀紅₆₁黑₆₂相₆₃間₆₄的₆₅眼₆₆睛₆₇，默₆₈默₆₉地₇₀窺₇₁視₇₂藍₇₃天₇₄白₇₅雲₇₆，或₇₇是₇₈羨₇₉慕₈₀燕₈₁子₈₂飛₈₃翔₈₄的₈₅美₈₆姿₈₇。

她₈₈的₈₉氣₉₀質₉₁令₉₂我₉₃心₉₄動₉₅，偶₉₆而₉₇也₉₈想₉₉表₁₀₀達₁₀₁我₁₀₂對₁₀₃牠₁₀₄的₁₀₅一₁₀₆份₁₀₇憐₁₀₈愛₁₀₉，很₁₁₀自₁₁₁然₁₁₂地₁₁₃會₁₁₄伸₁₁₅出₁₁₆手₁₁₇，輕₁₁₈撫₁₁₉牠₁₂₀的₁₂₁羽₁₂₂毛₁₂₃。這₁₂₄時₁₂₅，牠₁₂₆還₁₂₇會₁₂₈擺₁₂₉出₁₃₀一₁₃₁付₁₃₂愛₁₃₃理₁₃₄不₁₃₅理₁₃₆的₁₃₇樣₁₃₈子₁₃₉。而₁₄₀且₁₄₁牠₁₄₂吃₁₄₃起₁₄₄東₁₄₅西₁₄₆來₁₄₇，很₁₄₈有₁₄₉風₁₅₀度₁₅₁，是₁₅₂細₁₅₃細₁₅₄的₁₅₅嚼₁₅₆，慢₁₅₇慢₁₅₈地₁₅₉嚙₁₆₀，完₁₆₁全₁₆₂是₁₆₃一₁₆₄派₁₆₅大₁₆₆家₁₆₇闊₁₆₈秀₁₆₉的₁₇₀風₁₇₁範₁₇₂。

不₁₇₃久₁₇₄，窩₁₇₅裡₁₇₆多₁₇₇了₁₇₈兩₁₇₉個₁₈₀蛋₁₈₁。從₁₈₂小₁₈₃姐₁₈₄升₁₈₅格₁₈₆為₁₈₇準₁₈₈媽₁₈₉媽₁₉₀後₁₉₁，月₁₉₂姑₁₉₃娘₁₉₄整₁₉₅日₁₉₆在₁₉₇窩₁₉₈裏₁₉₉閉₂₀₀目₂₀₁養₂₀₂神₂₀₃，實₂₀₄行₂₀₅胎₂₀₆教₂₀₇。累₂₀₈了₂₀₉，就₂₁₀由₂₁₁三₂₁₂隻₂₁₃公₂₁₄鳥₂₁₅輪₂₁₆流₂₁₇蹲₂₁₈在₂₁₉蛋₂₂₀上₂₂₁以₂₂₂盡₂₂₃父₂₂₄職₂₂₅。不₂₂₆過₂₂₇，大₂₂₈半₂₂₉時₂₃₀間₂₃₁都₂₃₂是₂₃₃月₂₃₄姑₂₃₅娘₂₃₆在₂₃₇孵₂₃₈，另₂₃₉三₂₄₀隻₂₄₁則₂₄₂得₂₄₃意₂₄₄洋₂₄₅洋₂₄₆地₂₄₇站₂₄₈在₂₄₉木₂₅₀桿₂₅₁上₂₅₂高₂₅₃談₂₅₄闊₂₅₅論₂₅₆。

那₂₅₇天₂₅₈中₂₅₉午₂₆₀，下₂₆₁班₂₆₂回₂₆₃家₂₆₄，發₂₆₅現₂₆₆三₂₆₇隻₂₆₈銀₂₆₉褐₂₇₀色₂₇₁的₂₇₂雨₂₇₃咕₂₇₄咕₂₇₅不₂₇₆見₂₇₇了₂₇₈，而₂₇₉鳥₂₈₀籠₂₈₁的₂₈₂門₂₈₃是₂₈₄敞₂₈₅開₂₈₆的₂₈₇，只₂₈₈有₂₈₉月₂₉₀姑₂₉₁娘₂₉₂孵₂₉₃在₂₉₄窩₂₉₅裏₂₉₆。

隔₂₉₇鄰₂₉₈的₂₉₉太₃₀₀太₃₀₁告₃₀₂訴₃₀₃我₃₀₄說₃₀₅，當₃₀₆天₃₀₇早₃₀₈晨₃₀₉，她₃₁₀在₃₁₁屋₃₁₂裏₃₁₃聽₃₁₄見₃₁₅雨₃₁₆咕₃₁₇咕₃₁₈的₃₁₉叫₃₂₀聲₃₂₁特₃₂₂別₃₂₃響₃₂₄亮₃₂₅，隔₃₂₆著₃₂₇洋₃₂₈台₃₂₉，她₃₃₀看₃₃₁見₃₃₂三₃₃₃隻₃₃₄鳥₃₃₅在₃₃₆鳥₃₃₇籠₃₃₈四₃₃₉周₃₄₀盤₃₄₁旋₃₄₂，叫₃₄₃聲₃₄₄喧₃₄₅嘩₃₄₆。白₃₄₇鳥₃₄₈



則一直不予理睬。後來因為叫聲引來了附近的孩子，有的拿彈弓，有的丟石頭。三隻鳥受了驚嚇，就一起飛走了。

剎那間，我才纔明白，早晨因為忙著一些雜務，忙來忙去，竟忘了把鳥籠門關上，三隻鳥利用機會飛出了籠子。從牠們的咕咕聲中，大概是邀月姑娘同行，告訴她鳥籠外的世界是多麼的自由，翱翔在藍天中是多麼的美麗。

可是這位做了準媽媽的月姑娘，爲了她兩個尚未出生的孩子，竟能有如此堅強的毅力，去抗拒天空的誘惑，情感上的別離，與自由的呼喚，一隻小小的鳥，發揮了母愛的光輝。

就在三隻公鳥失蹤的第二天，月姑娘竟一改常態，急躁地轉來轉去，寬大的鳥籠裏只有牠孤獨的身影，眼神是一片寂寞，咕咕的叫聲是單調而傷悲的。而她大部份的時間則凝視著鳥籠門。

她在想什麼？是後悔當時沒有和她伴侶

一同飛出籠子，尋求自由？還是在等待牠們的回來，重享家庭的完整？還是在恨牠們的無情，竟狠心地拋下了母子於不顧？

僅僅兩天的時間，她瘦了，羽毛失去了光澤。看牠悔恨焦慮的神情，我們決心給牠再找伴侶。我們一家五口分頭到附近的鳥店去找尋牠的同類，可惜，卻找不到這樣的雨咕咕。沒辦法，只得厚著臉皮再到那朋友家去要來了一隻。

新來的的一隻雖然羽毛，體型和飛走的完全相同。可是新的友誼尚未建立，舊的情感仍難忘懷。月姑娘還是茫然地，惆悵地望著鳥籠門，看著天空。她還在盼望……。

從此，我不再養鳥。

我也深深地體會出，每種生物，都有牠特殊地生存環境。我們愛牠，就不要侵犯牠，打擾牠。

愛牠，就給牠自由。